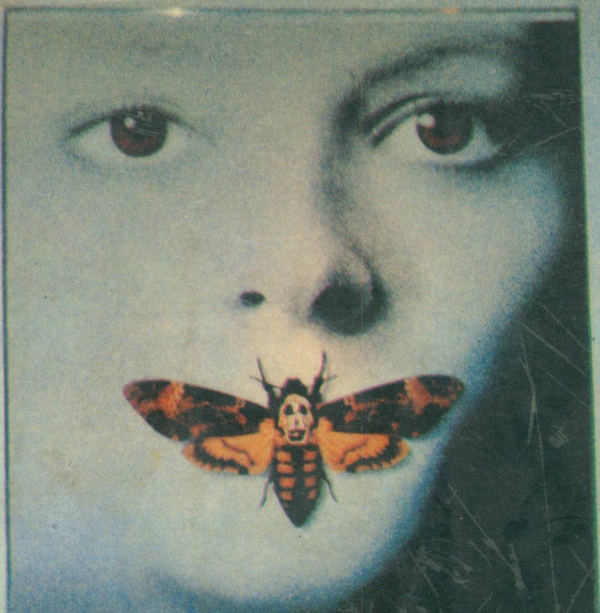


（美）托马斯·哈里斯著
喻林久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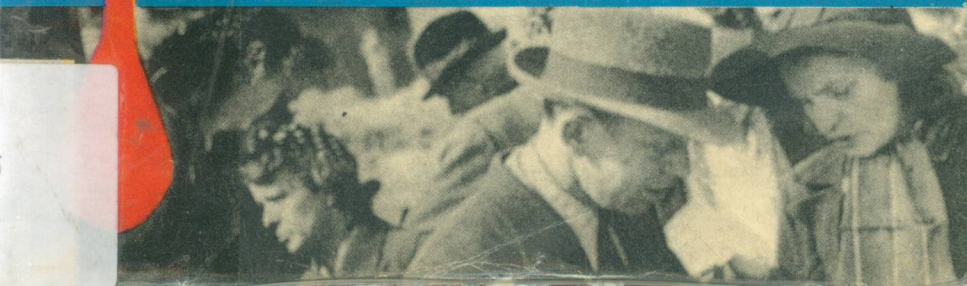


Jodie Foster / Anthony Hopkins / Scott Glenn

The Silence of the Lambs

CADOGY

沉默的羔羊



沉默的羔羊

(美) 托马斯·哈里斯 著

喻林久 译



京) 新登字 093 号

THE SILENCE OF THE LAMBS

本书据 Yazoo, Inc, 1988 年版本译出。

沉默的羔羊

(美) 托马斯·哈里斯 著 喻林久 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彩虹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1.75 印张 249 千字 插页 2

1993 年 8 月第 1 版* 199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5014-1024-0/I·360 定价: 9.80 元

印数: 0001—5000 册

谨向托马期·哈里斯先生
致以由衷的谢意。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部集心理分析、刑事侦查、惊险恐怖为一体的惊世力作。

美国时有绑架案发生，经认定凶手为同一人——巴伏洛·比尔。此案的特点是：被绑架的都是高大肥胖的年轻妇女，失踪一周左右时间后，尸体可以在河里找到，但躯干上都没有了皮肤——被人剥了；喉咙里塞有一只蝶蛹。

在警校学习的克娜丽丝是个美丽刚毅的姑娘，深受联邦调查局行为科学处处长的赏识。她受命调查勒克蒂尔博士。

勒克蒂尔博士是一位卓越的精神病学家。长年临床与形形色色的精神病人打交道。他自己也染上了病，杀了9个病人。原因是听烦了他们的叙叨。他极富危险性，就在他咬下并吞进一个护士的舌头时，心跳也没有超过85次。为了改善自己的关押环境，作为交换条件，他陆续向克娜丽丝透露了巴伏洛·比尔是一个高大肥胖的男人，白种，30岁上下，他连续作案是为了得到一件“有女人乳房的背心”。

就在这时，参议员马丁的女儿被绑架，作案人被认定是巴伏洛·比尔。此案惊动了总统。

由于勒克蒂尔被押多年，百无聊赖，他喜欢“取乐”。他提供的扑朔迷离的线索真假参半、虚实难辨。联邦调查局、司法部发生理了分歧。就在这紧要关头，勒克蒂尔连杀5越狱逃跑了。

调查陷入僵局，马丁的女儿命在旦夕。

根据一家性变手术中心提供的“巴伏洛·比”的住址。营救
人质突击队持最新装备空降地面，全速奔向目标……克娜
丽丝却在第一件绑架案的发生地独自徘徊，她认为这里非同
寻常。不幸的是她落入了“巴伏洛·比尔”的魔掌。黑暗中，
“比尔”手持红外线灯惊喜地欣赏着克娜丽丝的秀发，他想把
它披在自己的头上。而克娜丽丝却一心要救出自己的姐妹

……

根据此书改编的同名电影成为了64届奥斯卡金像奖的大赢家，摘走了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女主角和最佳改编剧本五项最重要的奖，创下了奥斯卡奖的新纪录，继而这部优秀的名著也愈发红遍全球。

第一章

美国联邦调查局行为科学处负责侦缉调查系列恶性凶杀案。该处设置在位于宽堤口警校大楼的底层，其中一半掩在地下。克娜丽丝·斯塔林快步从霍岗胡同射击场来到这座大楼，面孔红通通的，头发上沾着草，就连联邦调查局警校专用的风衣上，也因她在射击场进行追捕训练躲避了弹扑倒在地而沾满草屑。

办公室外没有人，从玻璃门上可以看见她轻盈的身姿。她心中明白，不需要梳妆打扮外表也是迷人的。双手还有弹药味，可她已没有时间清洗——处长克劳福德的命令是“即刻来见”。

杰克·克劳福德单独有一套乱七八糟的办公室，此刻他正站在别人的办公桌前打电话。克娜丽丝第一次有机会认真地全身上下地打量他。打量的结果扰得她心绪不宁。

从标准的角度衡量，克劳福德犹如一个体魄强健的中年工程师，这大概是由于他在大学里玩棒球苦练的结果——那时他是一个机智的棒球接手，在挥棒攻防中又显得那么勇猛顽强。现在他身材瘦削，衬衫领子显得过宽，眼睛充血，眼圈发黑。爱看报的人都知道，行为必将学处是专与地狱打交道的。斯塔林希望克劳福德澡要那么火爆，那和这儿应有的气氛不相适宜。

克劳福德最后在电话里严厉地说了一声“不行”结束了电话交谈。他从手臂下抽出她的档案卷，打开阅读起来。

“斯塔林，克娜丽丝·M，早上好。”他说。

“你好。”她的笑容里只有礼貌的成分。

“没有出什么差错。我希望我的电话没有吓着你。”

“没有。”这并不完全是真实的，斯塔林心想。

“你的教练告诉我，你的训练不错，班上前几名。”

“我希望如此，可教练并没有宣布啊。”

“我经常询问他们。”

这使斯塔林感到惊异不已。她过去曾把克劳福德贬为披着两张皮的、招收警官的龟孙。

当时，特工克宽福德在弗吉尼亚大学当客座讲师，她见过他。他那精彩的犯罪学讲座促使她产生了加入联邦调查局的热望。在她认为自己具备了进入警校的条件时，她给他写了一封信，但他没有回信；她在宽堤口警校受训已三个月，他也没有理睬她。

斯塔林属于那类不求人施惠、也不奢望友谊的人。她对克劳福德的作法感到大惑不解。现在，站在他面前，她又喜欢上他了。她对她过去的想法感到报歉。

很明显，她不应该那么看他。在克劳福德身上，除了他的智慧学识，他还有一种让人惊奇的聪明机警的品性。斯塔林第一次透过他那按联邦调查局统一标准制作的特工装观察到了这一切。不过，尽管他的形象干净利落，却总有一种单调刻板之嫌。

“这儿有一项任务，我想到了你。”他说，“这不是一项真正的任务，倒象一件有趣的差事。把贝里的文件材料从

椅子上拿开，坐下来谈吧。你马上告诉我，你是否愿意警校结业后就直接来行为科学处工作？”

“我愿意。”

“你学习了辩论学，但缺乏执法经验，我们要求至少6年的经验。”

“我父亲是执法官，我了解这种生活。”

克劳福德笑了笑，“你所具备的是心理学和犯罪学两个专业方面的知识。你在精神病保健中心工作了几个夏天——两个？”

“两个。”

“你的律师执照现在还有效吗？”

“还能使用两年多。我在你到弗吉尼亚大学授课以前就获得了——并且还在我决定进入调查局以前。”

“你在选择职业方面遇到了困难？”

斯塔林点点头。“不过我还算幸运的——我及时发现自己合适做一名辩论学研究，所以我可以在实验室工作，直到警校举行开学典礼。”

“你曾给我写信，说要来这儿工作。我没有回信——我确切地知道我没有，但我应该这样做。”

“你有许多事情要做。”

“你知不知道VI—CAP？”

“我知道。它叫暴力刑事犯罪心理测验计划。《执法公报》上说，你正在资料库里制定这项计划，但还没有开始执行。”

克劳福德点了点头。“我们设计了一套调查表，用来了解那些我们掌握的在现代社会里连续杀人的罪犯。”他递给

她一大捆用活页装订起来的材料。“这一部分是供调查者使用的，那一些是给幸存的受害者的，当然，如果还有幸存者的话。蓝色部分是给那些愿意合作的杀人者的。粉红色部分是系列题目，供调查人员询问杀人者用，并记录下他的反应及答问。这需要大量的文书工作。”

文书工作。克娜丽丝·斯塔林象一名敏锐的猎兔犬，嗅着自己的切身利益。她的嗅觉告诉她，她面前摆好了一项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项把原始资料输入新的计算机系统的枯燥乏味的工作。这是她迈入行为科学处的第一步。她很清楚，不管她的能力有多大，一旦接手秘书的工作，那对一位女人意味的会是什么——那就永远会是一名秘书。选择的机会来了，她要把握好时机，选冷选好。

克劳福德在等待着什么——他肯定问了她什么问题斯塔林不得不绞尽脑汁回忆他刚才说了什么。

“你通过了哪些考试？明尼苏达综合测验？罗夏测验？”

“我已通过明尼苏达综合测试，但没有参加罗夏测验。”她答道，“我还通过了心理学主题理解测验^①，我还给学生进行过本德格式塔测验^②。”

“你觉得很容易通过吗？斯塔林？”

“并不那么容易。”

① 主题理解测验：一各心像描述技术，广泛应用于临床心理学，根据被试者对一系列黑白图像的口述反应而估量其人格、心理动态并进行诊断。

② 本德格式塔测验：本德定形心理测验要求按照图样用线条画出图形的一种作业测验。

“你知道吗，我们已经设法会见并测验了我们在押的进行连续杀人的 32 名罪犯，为尚未破案的案子在心理特征描述方面建立了资料数据档案。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接受了测验——我想他们是被迫这样做，至少许多人是如此。27 人愿意合作；4 名判处死刑等待上诉的人拒不开口，这倒是可以理解。但我们最需要了解的一个人，我们却无法从他那里得到情况。我要求你明天去精神病院会见他。”

克娜丽丝·斯塔林感到一阵，并在某种程度上理解了这一任务。

“谁是主角？”

“心理学家——汉尼巴尔·勒克蒂尔博士。”克劳福德说。

说完这名字，出现了短暂的沉默这现象通常见于文明聚会。

斯塔林镇定地看着克劳福德，但她保持着格外的平静。“汉尼巴尔，也就是坎尼巴尔吧？”她说。

“是的。”

“那么，噢——好吧，我服从决定。我很高兴有这么个机会，但你应该知道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我去完成这个任务？”

“主要原因是目前只能找到你。”克劳福德说，“我根本没有期望他和我们合作。他总是拒绝我们。不过，当时这项工作是通过中间媒介——医院院长去做的。我要想法让我们自己的合格的检验人员去找他，个别地和他谈话。这里面有和你不相干的原因。我处里人手不够，没人去完成这项任务。”

“你陷入了困境——找不到出路——问题在内华达。”

斯塔林说。

“你说对了。这就是老话所说的——身体不能太暖和，要保持一点凉意。”

“说明天就开始行动——显得有些急迫。这与目前某种案子有关吗？”

“没有。不过我倒希望有关系。”

“如果他回避我，不愿和我谈，你仍然需要一份心理评估吗？”

“不需要。我对勒克蒂尔博士这样一位难以接近的从进行评估已没有多大信心。但这和你去是两码事。”

克劳福德在手掌里倒了两片维C，然后用盛在凉水器里的色尔特烷烃矿泉水把药冲了下去。“你知道，这是一件荒谬可笑的事。勒克蒂尔是一位精神病学家，他亲自给精神病学杂志写文章——杰出的论文——但从来不涉及自己的反常现象。他曾经假装和医院院长查尔顿在某些测上进行配合——规规矩矩坐在那里，阴茎上套着个血压扣，注视着破败的图画——这以后，勒克蒂首先发表了他对查尔顿的看法，对他极尽愚弄嘲讽。他与那些在专业上与他的案例毫无相关的精神病学学生保持着密切联系，频频给他们轶。这些就是他所做的事情。如果他不愿你谈话，我只想要有关他的第一手资料报告。他的表情如何，监禁室怎样，他干些什么事。这样说呢，还有地方上对他的看法。注意来来往往的新闻界，我指的不是真正的新闻机构，而是那些报道超级市场信息的报纸。它们喜欢勒克蒂尔甚于安德鲁王子。”

“是否有一家专事吹捧伪劣商品的刊物为获取一些药方而提供给他5万美元？我似乎记得有这么加事。”斯塔林

说。

克劳福德点点头。“我敢保证，《国民杂谈》报已经买通了医院的里的人，我一作出选派你去的决定，他们就会知道你要去那里。”

克劳福德朝前倾过身体，脸部离她只有两英寸远。

“现在，我要你注意听，斯塔林。你在听我说吗？”

“是的，先生。”

“对汉尼巴尔要特别小心。精神病医院院长查尔顿博士将会为你办理有关和汉尼巴尔接触的手续。要全力以赴去做，不能有丝毫怠，掉以轻心，不能藉任何理由忽略哪怕是极细微的动向。如果汉尼巴尔·勒克蒂尔最终愿意和你谈话，他会想方设法探明你的身份。好奇心会驱使他象蛇探鸟巢一样。在谈话过程中，注意一张一弛，进退游刃有余，不要把你自己谈得太具体。我想你是不会把你自己的个人情况装进他的脑袋的。你知道他过去对威尔·格拉翰所干的事？”

“事情发生以后，我在报上读到了这条消息。”

“当威尔抓住他的时候，勒克蒂尔用油毡刀剃了他。威尔大难不死实为一大奇事。记得‘红龙’事件吗？勒克蒂尔把弗朗西期·多拉哈德扔向威尔和他家人，威尔的脸就像捣鬼的毕加索画的他的肖像一样可笑，这得勒克蒂尔。在精神病院里，他还差点撕碎了一位护士。做工作，但不要忘记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这是什么意思，你能告诉我吗？”

“他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怪物。除此之外，没人了解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或许你将来会了解清楚；我不想把一切给你

说得那么明确，斯塔林。记得在弗吉尼亚大学讲学时，你刨根问底地问过我几个有趣的问题。今后，局长将要亲自阅读你署名的报告材料——希望你把报告弄得层次清楚，结构严谨，论证缜密。是我决定的这件事情。我会在星期天上午9点把这一切安排好。就这样，斯塔林，请执行命令。”

克劳福德朝着她微笑，但他的眼神是冷漠的。

第二章

美国巴尔的摩州州冬刑事犯精神病医院院长弗雷德里克·查尔顿博士今年58岁，他的办公室里有一张宽阔庞大的写字桌，上面从来摆放锋利坚硬一类物品。有的同事试称为“采取防范措施”，可大家并不知道“防范措施”的真切意义。克娜丽丝·斯塔林走进他的办公室，查尔顿博士坐在他的桌子后面没有动。

“我们这儿已有许多侦探，但没有一个像你这么漂亮。”查尔顿坐在那里说。

查尔顿伸出来的手闪闪发亮，斯塔林一眼就看出来那是由于他用手梳理涂了羊毛脂的头发的缘故。她让他把话说下去。

“你是斯托林小姐吧？”

“是斯塔林，博士，中间是‘塔’，不是‘托’。谢谢你花间接见我。”

“看来联邦调查局也不能超越凡夫俗子，也走女人的道路，哈，哈。”他喷发出一阵像烟叶一样辛辣的笑声，收住了自己的话语。

“调查局正在改进自己的工作作风，查尔顿博士，情况肯定如此。”

“你在巴尔的摩呆几天吧，我想。你要了解这座城市，你就会像在华盛顿或纽约一样尽可能多呆一些时间。”

她把视线转向一边，避开他的笑容。她已明白他对她不满意。“这肯定是一座美丽的城市。但上司给我的指示是会见勒克蒂尔博士并在今天下午把报告送回去。”

“如果将来有什么情况要告诉你，我能在华盛顿某地方找到你吗？”

“当然可以。谢谢你考虑到这一点。特工杰克·克劳福德负责这项计划，你可以随时通过他找到我。”

“明白了。”查尔顿说。他的面颊呈斑驳的粉约色，与略带红棕色的帽子不甚协调。“请把你的身份证给我。”他让她站在那里，随便查看了一下她的身份证。然后，他把身份证还给她，站了起来。“这要不了多长时间，跟我来吧。”

“我希望你简单给我介绍一下情况，查尔顿博士。”斯塔林说。

“我们边走边谈。”他从桌子后面走了出来，看了看他的手表，“我吃午饭需要半小时。”

该死的，她应该尽快地多了解一些他的情况。他不完全是一块难嚼的牛肉干，他应该知道一些有用的东西。偶尔装

傻并不会刺伤她的自尊心，即使她对此不大在行。

“查尔顿博士，我们不是约定现在会见吗？在你方便的时候给我安点时间，在这之前就说好的。我想在我们的谈话中会发现一些问题的。我需要了解一些他对你的反应。”

“这非常、非常值得怀疑。噢，我得在走之前先打个电话。我会在办公室外面赶上。”

“我想把我的外衣和雨伞留在这儿。”

“放在外间吧。”查尔顿说，“交给外间办公室的艾伦吧，他会收拾好。”

艾伦穿着一套像茄克一样的衣服，走进里间办公室。他用衬衫下摆把烟灰扫掉了。

他拿起斯塔林的衣服。

“谢谢你。”她说。

“你太客气了。你要去多久？”艾伦问道。

“你说什么？”

“中午你要把它们取走吗？”

“那我自己把它们放在某个地方。”

“请当面看好里面没有什么东西——你仔细检查一下。来时看着我取出来，看它们接触阳光时，颜色改变没有，行吗？看起来你好像有套宽大的棕色燕尾服？”他不愿意让她把衣服拿走。

“查尔顿博士要你去他办公室，马上。”斯塔林说。

“不，不需要了。”查尔顿博士说。“把衣服放在衣里，艾伦。我们不在的时候不要取出来。就这么办吧。我本来有一个白班女秘书，但经济不景气，把她从我身边夺走了。现在，引你进来的那位女孩每天在这里打3小时的字，这样，

我雇用了艾伦。斯塔林小姐，天知道这些办公室女孩都到哪儿去了。”他的眼镜对着她闪闪发亮，“你带武器了吗？”

“没有。我没被授予武器。”

“我可以看看你的手提袋和公文皮包吗？”

“你已经年过我的证件了。”

“是啊，我知道你是个学生。请让我看你带的东西。”

第一道沉重的铁门在身后喀嚓一声碰上了，并被门闩扣住。克娜丽丝·斯塔林畏缩犹豫了一下。查尔顿轻快地走在前面。他们在来苏消毒剂气味和远处传来的叫骂轰鸣声中，沿着绿色的医院走廊向前走去。斯塔林为自己让查尔顿翻看她的手提袋和公文皮包感到愤怒不已。她恼怒地重重地踏着地板，藉以集中精力。这不奏效。她感到自己已在心底牢牢控制住了情绪，就像坚硬的砂砾河床不为激流所动。

“勒克蒂尔是个需要引起重视的讨厌的人。”查尔顿侧过肩头说。“每天我们要花至少10分钟从他收到的刊物上拆除订书钉。我们千方百计限制和减少他的报刊订数，但他上诉到法院，法院否决了我们。他的个人邮件数量总是大量的。可喜的是，自从报纸报道其他人超过他以后，他的邮件量一下子减少了。有一段时间，好像每一个攻读心理学硕士的学生都希望从勒克蒂尔那里得到点什么。医学杂志仍然发表他的作品，这主要是因为他在从属专业方面的超常研究价值”

“我记得他在《临床精神病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彩的推崇外科诊治的论文。”斯塔林说道。